

解开汉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谜

四代考古人的20年（三）

了19米，他们之前都没找到那条墓道。”

后来，汪照宏又去了江西、酒泉、无锡和沈阳等地的考古工地。他说自己像游击队，哪里有活，就往哪里跑。2018年，马永赢把老搭档汪照宏叫回了汉陵考古队，当时霸陵的勘探遇到了难题，围住霸陵和窦皇后陵的外园墙一直未能完整探出。

机遇出现在一个雨天。其他队员都在休息时，马永赢拉着汪照宏出门溜达。他们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，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不一样，雨水冲刷后，看到了夯土墙的痕迹。马永赢说：“我们当时很激动，这也是发现外园墙的证据。”

识土辨土，是考古人的必备技能。不同的土，质地、颜色和结构都不一样，考古人用肉眼就能看出。马永赢举了个例子，“温暖湿润

时期的植被丰茂，相应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深；寒冷干旱时期植被稀疏，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浅。而古代的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，夯土上面会有夯窝，就像石头饼一样。”

如何在一片平地之下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夯墙？

考古人善于寻找遗存的蛛丝马迹。有一次，曹龙在下雪后航拍，茫茫白雪中，有一处地方融得很快，土地裸露了出来，这意味着下面可能存在墓道。还有一次，他们看到一片绿色的麦田中，有一圈金黄的麦浪，“下面可能有城墙，麦子扎根扎不下去，熟得早。”

“我打铲（钻孔）就凭手感，拿铲子打到啥土，就有啥感觉。”洛阳铲在手，中握了三四十年，汪照宏练就了一番绝活。他不用看土块，

光凭手感就能辨别地下有何物——有水分的夯土像橡皮泥，陶器或瓦片的声音比较脆，有盗洞的土手感比较松等等。

但要探出被破坏严重的外园墙，对汪照宏来说，也很难。他翻开了田野考古日志，上面记录他曾钻过的孔，密密麻麻。他已经不记得到底钻过多少个孔，错了，再钻，找不到，再钻。有时候，好不容易发现两三米的夯土痕迹，又断了，七拐八拐，断断续续。

考古工作者们参照之前汉陵的外园墙范围，不断尝试。汪照宏和两个钻工不停地用洛阳铲刺探地下，一个多月后，他们终于慢慢探出了一段墙基遗存。他再次发挥识土的功力，“土质比较纯净，结构致密、较为坚硬，这就是夯土的特征。”

“发现夯墙的时候很高兴，这是关

键性证据！”马永赢双手比画着夯墙的宽度，难掩激动。这段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在了一个长约1200米、宽约863米的陵园内，而这正是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“同茔异穴”葬制，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“同茔”。

这一关键性证据出现在2019年，经过反反复复的钻探和验证，直到2020年才确定下来。马永赢感慨：“霸陵的位置不是一天就能确定下来的。”

挖掘“动物园”

刷子轻扫黄土，青灰色的陶棺露了出来。张婉婉戴着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挪开棺盖，一只鸟的小脑袋出现了，像鸡蛋大小，鸟骨侧躺在陶棺里。那一刻，她忘记了长时间弯腰的酸痛，觉得“惊喜又可爱”。

这个90后女生留着泡面卷发，毕业后

入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。两个月前，张婉婉来到汉陵考古队，参与霸陵遗址的考古工作。

惊喜常常出现在张婉婉的手铲之下。有一次，一颗芝麻壳大小的褐色种子藏在土块中，被眼尖的她发现了。“别看它们小，这些都是我们还原古代人们生活历史的证据之一。”欣喜之后，更多是惶恐，她担心自己是不是遗漏了其他种子，有没有破坏现场。

这些发现来自于薄太后南陵，那里埋葬着汉文帝的母亲。

除了发现的鸟骨，在其他外藏坑里还发现了金丝猴、丹顶鹤、陆龟等十几种动物骨骸，之前还发掘过大熊猫头骨和犀牛的骨骸。南陵西侧的外藏坑还出土了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，包括熊、狼、豹子等，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风格。

“这些动物骨



图为2020年5月7日拍摄的江村大墓出土一组印章。
中新社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供图



图为江村大墓